

鐔

墟

堂

摘

稿

鐘 堂摘稿卷之九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工部尚書曹鼎城古和雷禮著
記一

南京太僕寺題名記

國朝馬政統於兵部而復設太僕寺專理之所以重
事權脩牧事也先是江北諸郡縣限於長江馬至
京難又滁介江淮多山山下故多曠土饒薦草莽
水泉利可牧故

聖祖於御極之六年建寺于滁領滁陽等八監驢驘等

十八群二十八年省牧監屬有司置管馬官於是
諸郡縣馬印烙點視悉至滁及永樂以後定都于
北天下大政悉從之惟留垵如故凡兩淮及江南
北馬政則屬於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
則屬於北竝無軒輊其睿謨豈不淵深矣哉自弘
治四年言者論其非便馬遂不復至滁印烙凡官
寺者目爲閑局點視賠補類習文具民又墮窳不
務孳息至文學議論遂議地不宜產欲併去種課
止照丁畝朋銀買之於民以充歲額非

聖祖赫然臨之不幾於紊成憲耶夫陰陽生生之道無處不然我

聖祖御龍媒起淮甸駐驛滁州及馬首所向薙楚爾吳
汛掃胡氛莫不震繳乞命孰非滁產也哉既天下
一統巡待幸滁親定寺址拔唐元亨爲卿至製裁
條約燦若琬琰豈無見於滁耶百餘年來廢弛日
久不講尋其故以求孳生至欲廢牧課銀買之於
民彼民間所產類非天設地造而豐於民畜於官
可不深求其故乎邇者三邊多警北廩告乏雖部

檄交馳徒推肌竭髓而不能償是可爲明戒矣故
某等不自揣旣奏復舊制又同寺丞東坪涂君賓
陽熊君等詮次其名氏爲一碑庶官寺者知其顛
末脩舉牧事非徒具冗員寄興六一風度而已也
則於捍外衛內之道未必無小補云

順天府尹丞題名記

京師古設內史漢改置涼州尹服銀章青綬佩水
蒼玉其地居穀下馮城社者類橫恣捉法加之五
方胡貌湊集緣爲奸市難格風靡所及焉萬國取

則故唐宋以來選遣皆人望尹或以親玉爲之小事專決大事則稟奏受成旨者刑部御史臺無輒駁異蓋肅清京師鎮撫畿甸必隆重其任有若此我

聖祖定鼎金陵稽古設應天府置尹丞等官司輦轄至我

文皇龍飛北京卜遷都改北平布政司爲順天府於永樂六年先置尹丞等官如應天以後遂爲都輦重職延今百有五十二年典守定於

金史卷之二十一
聖謨者赫然具在而年久法弛事變叢生一切徵派和
買之類干拂中禁出於繩限部臺往往以勢下諉
而一二養望自全者凜不敢詰積爲民害簡有挺
節廷諍以肅清鎮撫爲已任則云生事沽名九原
可作安得起

國初名京兆與之論職守也哉確山受齋劉公總尹
務鈞陽穎谷馬公以丞副之慨然有繫於中思法
前脩表京師因闕碑刻多訛逸復蒐輯增次具其
姓名籍貫及歷官大畧鐫之於石前記于余余惟

古之圖容貌表室廬紀官氏使善者知思而慕之
因以久其善惡者知指而嚙之因以久其惡凡以
示懲勸策事功也况自昔京兆行事得失載之史
籍萬世可鏡又不徒爲一時四方取則而已唐人
諺云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若言
敷政寬嚴不同其以治稱一也又云前尹舉其綱
而太簡次尹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毀常法而取一
時之聲言寬嚴失宜均之爲世所譏今二公坦易
相符政不務苛細而繩檢截然人方以赫赫熙熙

竝譽迺又卽其所刻於石者時觀省焉孰爲秉心
勵世戢豪右子黎庶如趙張在漢吳許在唐包范
歐陽在宋毅然思齊如摠衣侍教於一堂則彈壓
所加奸恣斂縮而仁惠沾濡民若更生自足以重
京輦則四方矣達之畿輔相與歌頌曰前有某公
後有二公固不待覩石刻知名而聲稱不朽將與
古名涼兆並傳彼悞時巧官如仲方黎幹之脂媚
尹丞不輯如行餘栖楚之相訕不無其人而重以
爲戒獨非成事之師也哉愧予前尹頌天不足爲

後人景法而附記于此亦竊與載名之榮去

吏部文選清吏司題名記

周官設大宰掌邦治統者管均四海至堂辟臣之
版登數辨位以詔王璽則司其職之是銓綜流品
以參六典肇自成周遠矣魏晉以來選部首諸曹
郎非功高者不得選其拜有讓表禮等列卿號爲
典劇

國初吏部分四子部首總部後改爲選部至洪武二
十九年又改爲文選清吏司定郎中員外郎各額

一主事額三其職守有類選有抄選有改調有保
舉有推世而論官材稽簡繁登損益辨年歲別班
秩定品命之類法式畫一視司士所職尤爲備云
司故無題名嘉靖十一年呂崇德諸君撫次金公
純以下若干人鑄之石至今碑溢繼者不可續陽
城及泉主君潼川一梧方君秀水篋泉小君吳江
少泉吳君謀重立之正其遺存用垂不朽以記見
屬予惟刻石題名將以章往開來示勸省也大字
以人事君所提者綱領而微賤易淆詭僞難泥所

賴品藻盡分部無留事者選司也秩雖列諸曹郎而佐大宰出治實世道升降所係跡漢唐宋上下數千餘年其間整風俗理人倫以銓序著稱固不假名之存亡而名垂史冊後人仰慕不能已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者非虛語矣

明興百有九十餘年居是司者無慮百數十人然得其人則選法清非其人則異議生而人材隆替恒必由之故蹇忠定得一鄭南城百司服其精密王文端得一李文達遂奏罷廷薦競風頓息卒之四公

均爲名臣繫後振職有稱譽者相望而名實并爽
爲後人指摘亦槩有之非得失之林可以考鏡矣
乎昔人論典選如持衡輕重在手掌之以崔湜則
私吾取以爲戒掌之以朱璟則公吾取以爲法及
臬諸君嗜古尚友見歷代名吏部恨不身親見之
茲礮石在前閱姓氏而品隲其行事卽李鄭諸賢
而尚論之孰爲當公介然宋璟其人則拔才易俗
事業遠太實基於此後之繼銓者觀慕思齊亦如
唐人取璟爲法固不但如李鄭稱賢而已彼負官

常而甘爲湜行者不惕然代愆矣爭愧子昔叨選
司不知景法前脩因諸君不鄙而僭爲之記實以
識自省云

重建烏程縣學記

烏程有學舊矣年久棟宇輒瓦敝患剝蝕日滋榛
蕪漸傾圯丹陽荆君文炤以進士知邑事文學政
事爲士風所信服每朔望謁先師孔子畢進諸生
標示要領使不迷趨已而嘆曰此地爲吳興首邑
山水清嘉賢才輩出而學校弗飭士失瞻慕豈所

以敦本敷化哉迺不煩衆動民捐廩節贖金鳩工
庀材撤而新之首先師廟次門廡及明倫堂與夫
祠齋解舍門垣庖廩莫不畢治於嘉靖四十年四
月二十日落成適侍御印川潘君巡嶺南回道介
狀來請記風勵多士予嘗槩古今學校有感於人
才興衰之機矣三代盛王自王都以及閭巷莫不
設學育民一歲之中冬夏習禮樂春秋治詩書必
九年視其成四十試之仕豈徒以記誦詞章爲哉
固將薰陶其德性充拓其才猷適乎天下國家之

用而已周衰教化陵替風俗頽壞孔子生當春秋
未造非有司樂之職推明王道與茲歌數千入者
私相授受而洙泗雍容繁非王佐事業使得遇三
代盛王其綏來動和之化爲何如也兩漢而降學
校爲虛器假明經以規進取無復躬行致用之實
至宋有滕宗諒知湖州事請胡安定爲教授安定
懲士習尚文詞趙祿利教以經義時務蓋求明體
達用不悖孔子之道非判然爲二物也故湖學冠
東南秀異之士出而爲政多適於用今烏程爲安

定授教之地其規條風聲田父野老猶能誦之况
多由得於仰止者其能不由安定之教以明孔子
之道乎孔子之道其詳載於六經而實著於人心
本孔子之心以明道則可以憲六經本安定之心
以敷教則可以學孔子茲廟學煥然孔新青衿率
止登堂釋奠如親申申天天之容退而展經誦玩
會攻考索如樞衣問答於洙泗之濱使因經印心
因心殖學脫去凡陋直趨高明則成德達材當與
十哲同科不徒以經義治事見稱安定之門而已

好學校之興闢乎氣運美於宋室賢允明道間欲
顯湖學示四方故生滕守祚興於上使安定得施
其教

聖明以先王道德禮樂造士非宋室可比擬其萬一而
烏程所產多清流吉士乃又得荆君若

德意推誠誨育是以滕守之任躬安定之教孔子之道
庶幾賴以不墜由之出其門者學有本原用適天
下使人皆曰湖學盛東南自安定以來乎今再著
則峴山爭而出雲川趨而近鍾靈炳異將無名世

者在於庠序之間卯予昔視浙學深愧身教不足
以率士知荆君政知所重而爲之說欲多士先立
其本以自得其心益知明經之果不爲無實用也
重脩巡視蘆溝橋行臺記

蘆溝橋扼京師西南三十里水陸輻輳爲萬國通
衢

國初就橋東置局推稅至成化庚寅

特命監察御史巡視豈徒集局務也哉蓋關市近

帝城多要人挾勢撓稅不可詰按而五方宿猾又善爲

奸嘉故付之臺臣者以其職要易振也看東故有
行臺年久滯剝院垣傾圯將壓焉至嘉靖三十五
年丙辰秋七月火源張君以內臺出視顧而嘆曰
異哉是風紀發軔之地而忍頽圯至此耶昔叔孫
所館雖一日必葺君子稱其識體單襄公道陳見
司空不授館而譏其失政必削今蘆溝橋爲權商
首關吾輩巡視於斯不徒所館已也又臺面通衢
萬方玉帛由之以達於朝使頽圯不葺是茂王章
損憲體非所以示則於天下也豈無壞單襄之嘆

耶廼擇日庀材鳩工撤而新之中爲院堂列兩廡
前爲大門次三門後爲退室列厨館又增亭榭一
間規制煥然改觀旣落成予往造焉且告之曰夫
官爲臺臣則天下利病皆當問况君臨劇驂觸目
擊心皆足起攬轡之興時當大水橫流懷岡噬堤
行旅阻絕與夫風沙拔木瘁凍相枕將不痛側民
瘼而思以枉之乎及查稅額如桴筏新茨藁秸諸
料視先年不及十之二而滿目蕭條可例其餘寧
無寬一分之賜耶是君此舉不惟行政有地可清

宥竊且幽隱必悉而闔澤不患其不宣矣異日出
按方岳入總臺綱不於是乎基耶少源躍然曰噫
哉此予思所以自効而姑試於此幸爲我記之求
後無負於斯言不亦可乎予不敢以不文辭遂次
其事於座右以告來者少源名九功泌州人由嘉
靖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授河南道監察御史風裁
嶄然遠到可期此特爲之兆云

工部尚書侍郎題名記

明興稽周制革丞相設六部分治工部卽冬官之任也

部之長尚書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屬有營繕虞
衡都水屯田四司各聽其成禮稱久官掌邦土居
四民時地利今部總政令如

朝廷營建

乘輿服御藩封四夷齎予及營衛衣仗宮殿檠蘇庫貯
錢幣各衙門繕治與夫天下河漕閘壩川瀆隄防
場冶塘泮竹木草蓍布縷毛革至織至雜靡不隸
焉視昔號爲繁冗自

成祖定鼎北京以來天下人安諸司各循常職猶易稱

遭逢

今上御極肇建四郊

大廟百度煥然改觀茲者祇承

昊眷重新朝堂闕門

壽宮凡禁籞崇祀各殿宇并陵寢橋梁城池苑囿釐溝
琉璃等河諸大役皆一百六十餘年至今再見某
以踈戇俱叨

簡命提督其事深惟宇內兵荒物力大訕不忍征歛傷
民題行各處輸贖罰助工并關事例濟用又事干

中僭虛冒百出一切躬自稽核使中侍不得干預
皂隸雖類

聖明照臨而成已於怨府者甚於宋尚書豐稷之疏矣

又

國家歲額有限逋負相仍此年內府不時題辦物料
各邊連續巧譴置器浸紊初制計所出踰所入十
分之二三其勢尤爲難處昔唐人謂尚書言動可
否屬人耳目固不專於率四屬程百工脩位冬官
而已某涼德無能爲部增重徒以身率衆於覆奏

間執

舊典裁損其數不敢辭怨徇衆欲而

祖宗成憲與天壤俱存所願世世恪守未杜濫觴之漸
者豈惟今日已哉惟工部改置北京肇自永樂十
八年因與劉公伯躍朱公衡閱安福趙公璜舊碑
刻姓名查自十八年以前行政在留都者不書次
第其年籍宦履重鑄之于石其賢否得失森然具
在後之君子蒞政于斯目名氏而有感焉不徒飭
材辨器爲能亦思所以安

國家阜民生庶幾刻石之意亦賴垂於不朽矣

總督倉場無督 西苑農事題名記

我

明應運御世稽周官設六部分治而邦賦隸戶部尤稱
劇要自永樂十九年都北京六政悉歸于圮至宣
德五年因在京及通州并象馬牛羊等房倉場糧
料草束各司屬出納絲枲非專設總督大臣不可
勅涇陽李公昶以戶部尚書帥屬司計至正統十年又
令兼督臨清徐州淮安等處倉糧凡以重事權裕

國用也以後尚書侍郎各以資叙不拘其官惟其人遭逢

今上御極中興躬籍田先天下於嘉靖十六年又

勅督理西苑農事視前益加重云舊總督題名附刻力部碑中至是少司徒陽城及泉王公感責任獨專惕然思振其職乃嘆曰積儲爲天下大命是可玩愒爲耶初設總督以來有中官監理緣爲奸市猝難繩律今賴

聖明獨斷裁革殆盡可以自効無所綦撻及查歲運額

四百萬石先年樽節可備十年用各項徵價亦不
下四百萬餘兩適因宇內節告災青改折逋負相
仍加之邊鎮奏討歲溢常額計今倉儲僅可支二
三歲庫亦不踰二三十萬餘兩不於此時曠然懷
遠猷清弊源豈

朝廷專任意耶於是約束諸曹屬以身綜事出納經
費各有程積循無敢弄手旣乃採李涇陽而下諸
總督姓名籍里及歷宦顛末刻之于石屬予記其
事予惟大臣掌國賦秉勤則可以勵下核實則可

以去浮觀昔人於計儲曾何垂念之言是歲錢穀
爲俗纏其弊非一日矣故杜預籌國立五十餘條
事事躬親計析秋毫吏畏如白日韓忠彥因入狹
用廣務裁損耗冗而歲計不竭此皆卓然有聲度
支爲晉宋名臣非取辦文具已也歷稽從前總督
諸公繩繩相禪者一百三十餘載其行事得失昭
然在人耳目豈無秉忠體國留心於積儲如杜韓
其人者乎有而刻之甚於旂常之載焉固可以自
勵尚素行或愧於杜韓而亦附名於其列是亦非

象之鑄也不可爲戒矣乎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及泉昔爲選部郎取前人自鑑人皆稱爲名吏部及敷歷垌寺尹順天所至砥行宣庸爲不朽業聲籍甚茲又鑑前人總督行事身先司屬居其要會使之爭相師法相與除害剷弊實財源而利國家則德澤綿長如川流方至詎稱奇於轉筋播芬於聚米也哉予方慶總督得及泉爲國華之選於是碑也卜杜韓名位功業實基於此因述而紀之庶紹公者取則不遠於國計未必無所補云

介軒記

昔孔子嘆巾行不得與而思狷者夫不屑不潔之
行非有奇節異才雄步一時而孔子思之獨拳拳
焉何哉蓋自王道缺而士習攘炫才負智者類尚
通易渝緣詩書爲摺性靈之具於勢利所在如焚
熾然不至糜滅不止甚或亡義廢倫鮮旣名法而
舉世靡然從之則孔子有取於狷者其所激者深
矣夫春秋之時去古未遠猶以狷爲難得况習俗
日趨於下能不懷孔子之所思者而有望於今之

世耶吾豈故多獨行士而遁跡晦用不爲縉紳所
表列適舅氏石溪敘若祖介軒翁素履何其悉義
利甚明翁姓涂諱晰字宗文年十四失怙折節讀
書不甘濩落弱冠補府庠弟子員有志操督學黃
公仲昭雅器之三試鄉闈不第乃翻然自省曰窮
通有數志貴自定使於義命之際不能了折猶之
皂白淆質何以別色而舉號耶每日讀書暇獨閉
門焚香獨坐檢點身心不蹈非徑遇朔望潔衣整
巾祇謁祖父祠如事生然又割田供祭無廢禮家

故貧見族有窮乏者輒推餘極之惟恐後御子姓
恂恂無遽色動誨以交讓於紛華震撼可喜可愕
之形交錯於前冷然視之不相入或里中有豪橫
冒賄好積實無厭者則蹙眉而言曰嗟哉是何異
鳶之攫肉爲耶以是終翁身不淄一毫非義錢而
人亦以義服翁會先隴在倒岡被奸隣侵盜即憤
然令於衆曰是可已哉已則無先人矣力與兄拙
齋翁白之於官必復隴乃已故識者又稱翁行廉
氣直亢而不徇辟諸銛戟利劍遇敵則鋒見而不

輕於一試謂之介也稱情嘗觀孔子於及門諸賢
言語如子貢必進之以行已有恥甘貧無怨如原
憲又稱其爲難是不屑不潔之行在孔門可數也
今風靡波動之餘視削詭脫俗谷以爲矜凡挾盛
氣而快於目前者奔恣橫放滔滔皆是翁獨能以
介自持不濡溺其中是雖生於末世無緣爲孔子
徒而分辨之心亦無愧於循者之行矣使孔子見
之其所取爲何如也諺曰虎易搯克已難予方以
孔子所思者屬望於今人而喜聞翁介可以風勵

後進用是表而記之以竊附思翁之意云

金沙許氏祠堂記

許氏世出高陽唐上有諱儒者不義朱梁自雍州
入江南儒孫規羈宦歛間遂家寧國金沙里子遂
述洵孫元會俞仕宋以孝友稱載在郡志歷隆興
紹熙以來曰和曰倬曰偉曰邵曰宗鑄鍾崇果山
曰宗智曰宗仁治爐十里廟其鑄姓名年月存至
今舊祠祀自規公始元末遭兵燹六世祖諱昌富
者抱九世祖元一八世祖庚七世祖思賦木主藏

之山中入我

明始出涵濡二百餘年著術日盛爲寧國巨族有三峰
先生謹萬相者尹巫山致政深惟先祠久燬無以
尊始萃渙愴然在懷與未寧二守萬里茶陵二守
萬祥等聚族人卜世居之東乾山異向中爲堂三
間扁曰光裕東室祀先世賢行西室祀先世仕籍
堂後爲寢室奉安神主兩旁列庫房貯祭器堂前
左右爲廊房及門屋環以崇垣舉如制肇建嘉靖
丁未六月至癸丑四月落成稽古小宗法中祀規

公者本始遷也侑祀元一公者重木主也祭從宗
子家訓稟族長月吉必謁拜歲以立春展祀族人
各以祖柎食祭畢相率以齒會拜而宴族長向南
坐舉

國朝教民榜文訓族人又申明家誡凡十三事關風
教有犯此者不得入祠訓畢令文者書闔族一歲
生卒及書別善惡及改行者示勸懲以是許氏子
姓無不薰然化之以敦厚稱祠作未立石三峰去
世有子汝驥今官武選郎中因得假歸念三峰志

在宗祠求予記其顛末盖以光前德迪後裔也予聞許氏世譜有臨川王文公敘之而園又得廬陵歐陽文忠公爲記皆吾鄉先進名筆非踈陋所敢比擬竊惟君子律身振宗祊有如作室然夫善居室者爲子孫不拔計必審度基址廣輪中度由之集群材績累締造加以黜聖鏝巧斧藻煥飾而後其構以壯其文以著規公首宅金沙辛勤立門戶誠爲蓋創基者中間幾代系幾變故幾興替賴元一公延一脉如線而昌富公能抱木主於顛危中

使爲許氏後者曉然知其身之所自出亦無愧於
肯構子矣至三峰又義切承先闢祠報本求聯屬
乎一族非心祖宗之心而光大其締造之績矣乎
夫孝弟之德通於神明非可以私襲智徼者規公
有厚德爲天所佑故慶衍由裔奕世有耀今三峰
居官居鄉素行可對神明則食報於賢子而發祥
於雲仍固知川方至也凡族人登斯堂得之於虔
事者相率重本敦倫式穀其子處者以禮讓成風
仕者以忠義樹業則子孫賢而族人益大矣不世

世如三峰之食報也哉予昔司理寧國知許氏一門多善人卜武選君建鴻鉅之業無疑也今於是舉爲記其事使許氏世世載德濟美知所以尊始萃渙之道則亦不必待歐王之文而爲許氏重也

吏部驗封清吏司題名記

夫驗封清吏司者古執秩主爵之官也自隋改爲司封歷唐宋相沿不改

國初循古制司封次選部至洪武二十九年改今名定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各一員凡公侯伯封爵及

職官封贈

誥勅應敘散官并吏役參撥諸司勘合除授須知諸政
令並屬掌之而辨其功次等其高下多寡品數與
夫事有可否持成憲裁決於尚書侍郎擬奏

天子俟報可施之內外要求定國是存典章不徒寵左
曹之秩優主爵之名而已昔唐有楊凝爲司封員
外郎直聲聳乎朝端諱托自息宋除王祖道典封
爲郎凡宗室親王相戒弗敢犯是職守所重從古
號爲要秩而名器之克慎以任在得人也我

明衍祚二百年于茲封爵如開國靖難諸勲臣名鑄鐵券俱裁自

二祖由宣德正統以來敘功定爵必削平僭亂功存社稷始得世襲間有一二權奸冒竊天寵不久褫奪其他封贈敘蔭事宜動稽倫理析極精微非可以智徼情干於此仰窺

聖制畫一如日月照臨而前此諸公謹守至今不敢毫髮易者亦可以起遐思矣語有之不學爲史視已成事言成事蓋足視也洪洞似齋晉君安陽遂渠

劉君晉江躍泉劉君以時髦並萃一司閑居誦詩
讀書尚友古人恒以名節勲業自礪及閱碑刻稽
古牘如李文達之經邦王陽明之戡亂蔡虛齋之
理學聿新城之清介其人雖逝其聲尚存較之唐
宋楊王二司封可曠世而相感也時切仰止而取
善爲師則任大握重紹前休而光奕世者實基於
此詎管提英鑒振逸響稱名司封已哉予寡昧由
本司主事筮進適歷諸司冒忝至今官有愧文達
諸公多矣辱諸君之命而記其事庶幾知所以取

卷之九終

正云

鐘墟堂摘稿卷之九終

罇墟堂摘稿卷之十

明光祿大夫陸其傳兵部尚書豐城古和雷禮著

雜文一

擬答呂相絕秦書

不穀僻處西戎日邊鄙蠢蠢不虞君之涉吾地何
故及覽蔓辭文致我罪是亢不衷尋怨府也敢無
辭以對昔我穆公辱獻公媵盟協戴不啻三恪至
驪姬構亂二貌奄劉羣子寗越晉如弁髦穆公大
懼姻社顛隕集惠公以綴斷紉且屬賈君異納羣

亡凡以蔭本根也顧萌昏弗若縱尋斧焉使其目
不瞑亦既請罰自天矣况河外列城既許背之我
羸志在恢存其為賈利會晉存饑乞糴於我穆公
慨然輸粟自雍及絳相繼不絕未幾秦亦饑閱
然燕幾報施反聽號射鄙為厚寇是欲盜駝我也
穆公不得志有韓之師雖然妖夢是踐豈敢以至
卽改館驛牢使歸糞除宗祊及晉饑仍餽之粟則
是我克成大勳也不然棄信背鄰君其悔是非善
大夫語耶惠公薨懷公禁從亡人軍于廬柳文公

枵然孤羈倚羸為命穆公不憚疆禦王文于成甥
芮畏偏勢宮瀕禍穆又潛會王城誘而滅梅且奉
之內主衛以紀綱之僕焜燿晉人之望多矣厥後
輔文定伯戮力同心子帶之亂天王播遷穆公師
河上以逆文公乃辭我而下獨專其勳以跨有溫
樊之田亦既負我穆公迨城濮之役楚師方熾我
穆仍出師從掎角蹈楚自是申宣諸侯麇至晉廷
非為秦也舊德其疇報之既文公脩怨于鄭竊名
理疆穆公不逆戒鞭弭秉鉞秘軍汜南鄭懼使燭

之武未言晉欲東封又肆西封是有禍入之心也
穆公不得已有結鄭之盟然是役文公自咎不德
是伏其辜也矧曰人造于西文公薨襄公蔑棄舊
德不遣介知僻邑重惟祗辱卒厄于行會秦專東
鄭未嘗以一矢犯保城襄違藥枝其死君是爲矯
曰天奉欣然墨服卽我敗我于殺池是以不孝令
也穆公亦不唯晉憾悔過自誓卽楚之謀初無左
驗襄又弱我兵燔不惻瘡痍未瘳暴骨未填帥宋
陳鄭三國之師取我三邑圍我邠邑無我斯城矣

欲藤薛我也孰為逞志者乎襄公薨晉人以難故
欲立長君使蔑會如秦逆公子雍我康公亦景穆
德多與徒衛弗虞遽食前言先立靈公暮夜行師
敗我于令狐是自作孽也反誣我為蝨賊為闕躬
耳目其可塗乎靈猶不悛逾週取我少梁襄公不
敢坐而待斃悉賦河曲有以藉口足矣乃不待期
欲薄我于險而剿之幸下軍不果是天斬其謀也
康公不弔晉欲溢尤靈復侵崇以急我成又卽白
狄以侵我衆怒如水火未暇遏徵及景公之立也

寡人無以釋衆親戒戎行道河縣入箕郛亦冀降
心相從矣景亦惟力是恃敗我于輔氏是又益其
疾也夫晉肆侵凌有如蠶食敝邑豈惟牛後大懼
禍蔓為民折節耳故令狐之會講於景公成於君
之嗣位非一日之故也今盟血未乾無故稱兵其
誣我之辭則曰一心於狄求盟於楚豈以意欲我
耶審有之宜遣使規譴寡人當從下風其何說之
辭今挾天子介諸侯是以兵威我也况大氓先績
非有意督過耶夫仁者不劫人以盟知者不懼人

以禍君若惠顧前明以諸侯退寡人豈敢二三其德不齒王命君若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羸雖枯朽忍受兵盟貽耻先人耶詰旦請見固所願焉惟執事裁之

旱述

歲玄默執徐八閏自季春至仲夏不雨赤旱千里爭時司理興化郡惻之謂太守曰大旱則雩祭禮也遇灾脩省其可後乎太守曰然率寮屬齋沐宿山川社稷壇朝夕虔禱越七日不雨有告壺公山

其脈通海視潮盈縮石穴水深數十丈有雙鱗占
年禱雨見之卽應於是太守以下徒步二十里度
禱山靈如是者又七日不雨或薦有道人善符水
運雷驅雨太守令使者召而問之則對曰能可計
期迺立高臺度祀道人暴烈日中指掌運雷如是
者又七日不雨太守怒曰邪術不經徒惑衆耳立
譴出之時士民洶洶懔然相對以泣太守憂嘆長
吁某忽恍寐夢朱者排戶而入謂予曰汝語守
夫人旱未除徒咎天旱其誰欺乎古人啓蟄不殺

方長不折所以廣生道也今矜殘恣忍賊及無辜
一罹告訐牽連根附以意而周納之少犯其怒則
敲撲痛詆無完膚其渠儉宿狡乘為牙噬晝禁食
夜禁寐使瘦死不可質詰其名曰酷旱財為民命
一芥不可橫取今婪心如熾溪壑難填巧立名色
以便侵牟於罪條之出入差役之輕重視賄為差
甚或利其重積緣為奸市辟之割歿者不傷其根
不止至於國課逋負通同隱匿每遇監司按核謾
調不能得其真數其名曰貪早有司奉

天子命令所以宣教化也今驕盈踰制糜用百出備肥
甘則羅海錯陸羞角為尊貴侈服御則奪良賈綺
紈價不半給而又新公解飭器具廣父遊納款澤
惟求燁人觀聽不知公私已空殫矣其名曰奢旱
國依於民民依於信今大道不行習為徂詐朝美
其民夕喪其行時伺上官意指文飾條目無一善
狀有中其鉗口者則掩黑為白使悃幅無華之吏
治反抑下考其名曰欺旱夫食人之食當分人之
憂今習寵偷文牽耗歲時坐堂未幾旋即私居惟

計日以需遽不留情於民瘼以致文移束閣吏胥
竊權有經年裹糧聽讞而生理盡廢者及奸黠崇
軌剽效坊間則曰有司捕在民焉賴之其名曰慢
早夫天居高聽卑陟降厥土茲五旱者動拂人心
致其怨詈甚於旱魃之為害也不洗精澄慮反其
所為乃測之宜其徵於難必是熒惑退舍不由乎
善言而反風滅火可私邪致也不亦戾乎言訖而
逝某覺起嘆曰有是哉天且譴告之矣言之太守
請理繫囚寬宿賦罷重役延耆舊名德于庭審所

宜者興革之逾宿大雨越信信又兩民忻若更生
其於是益知砥礪自脩因述其說置座右云

農述

山隴之陽其壅石溜寒惡不便闢墾有附地居更
利其曠幽可田操鋤鏹去蔓草芟夷蘊崇之如是
者不遺力越歲成田解凍而耕晷背而耨計秋獲
甚微或曰利不償力固若是盲乎叟曰不然夫赤
土可沃吾力固進於地利矣時灌溉習培壅如是
者三稔廼擇嘉種是穠是莠弗虞恒陽槁之倏變

恒雨又膏之不獲半或曰暵乎子之勤也豈餒在
其中者非耶叟曰不然夫饑饉必有豐年吾力固
進於天時矣於是澹澹澹平對臉如是者又三稔
且慮蟲螭認認甚謹於苗也懼其株目一視焉於
稼也懼其泪目三視焉於穡也懼其推目五視焉
暨登圃其獲倍或曰子力則微矣第蘊然疲役可
不哀耶叟曰有是哉夫好逸惡勞人之情也不云
好生惡死者乎吾固無以易此矣雷子聞其言壯
之曰臆哉叟之志可貞已夫石溜寒惡之禁叟不

以好逸焉奪其好生者不以惡勞焉奪其惡死者
卒登腹壤夫獲有秋况仁義者人心之田存則榮
甚於好生也舍則辱甚於惡死也乃愛心不如田
不亦自棄於居叟哉是故質美者腹壤易治者也
其下則石溜寒惡之壑耳苟定仁義以立基存養
省察日夕靡懈則始於立身終於濟物其利不亦
大乎予固壯叟之志有君子自強之道述其事以
勵諸子焉

黠鼠對

雷子遊精舍之西偶見童子捕黠鼠以鐵刺木甚
慘愀然曰噫毒哉不亦太平童子曰是穴困充餐
粟幾罄矣然鼠亦唧唧聲若將訴然雷子曰鼠有
言乎因命覓鼠音者鞠之鼠俛首伏地對曰公其
生我也夫天施地成罔函萬穢穴者嚙棲者嚼潛
者吸植者嘅皆君子所到心也今造物假我成形
與粟食者彙是將以我為此拘拘耳主人不列之
樊籠哀食食焉雖欲守介不得坐而待斃也如此
種可泯則造物爲虛孰若勿生者哉且予晝伏不

動畏主法惕惕伺夕竊之亦太倉一粒耳乃重罪
木良毀首碎骨豈天地極枯我耶夫駢於柙者決
之則泣枝於手者齧之則啼公名仁人何其不相
恤也况公知鼠行矣不知世有甚焉者決性命之
情公行梧竊其浮於鼠行多矣而公不譴之信遭
哉觸木而斃雷子曰惜也未鼠患天刑爲世誥厲
矧又爲鼠所斥耶

名園對

京師自昔多名園惟含春園最著居都城外西郊

地闢漢通濠泉燕樹森列貯名卉竒石非民間辦
常有者要父貴客及住于朝者時引類遊賞嘗鮮
擊肥舉杯酒相勸酬絲竹金革之音與童歌相雜
無虛日子自嘉靖十一年釋褐當筵其地至今三
十八年同萬錦衣相城池隨訪其地已爲空畦惟
蒼松數株僅存居旁有一白髮老叟因詢其顛末
則對曰此園湮廢幾二十年矣初主人操熟柄力
可亢此園貴客慕而遊之以故穀交蹄廩不絕及
主人失勢子復驕侈不自殫轉盼間已爲他人所

據今又三易主矣某聞而嘆曰浮雲易化冬葉晨
霜彼競一生意力為他人置此園不亦愚乎老叟
曰噫公知其一不知其二乎髮且種種矣見名園
不下數百畝奈皆鞠為蕪蕪然前人失之後人又
從而效之不能祛却塵纏非舉世皆愚而無一人
省悟者乎豈惟是哉盡達官皆名園也浩劫以來
席寵矜華非筆牘所能盡方其居高握重方能禍
福人舉一世而奔走之使趨其熱者有如趨市塗
塵掃門忽趾受侮顏色少有不在媿畏如鼠或耽

逸謝客閨人守閑則必多方賄蒼頭以求一面輒
自慶幸固不徒名園麗景爲人忻慕而已一旦上
千國法失其所據而辭舌鉗口巧爲親媚者反爲
仇敵并第宅已屬之他人獨非名園類耶惟孤介
挺立之士如此松然不與春華爭妍一時及歷艱
難險阻勵堅貞樹不朽事業不猶嚴冬太雪中百
卉皆萎獨挺秀於其中者乎公旣知所以戒名園
亦知所以勵松操矣予聞而愕然流汗浹背退歸
寫鄙書其對語志自省焉

南征紀

古稱幽冀地處雄要形勝甲於天下予欲長遊遠
睇發露天光而羈絆職守無緣跡至及忤輔臣出
謫天旌得以覽燕趙故疆盡衛魏之界豈不足償
造物所以與我者耶初辭

闕度盧溝河遙望西山諸勝爭竒擁翠固天寶作之使
雲從星拱永奠

皇都也而謀國者獨不思所以建萬世之長策矣乎過
良鄉抵涿郡爲齊晉孔道思夫秦金垂涎督亢沃

美壯士感燕丹知遇以不贊之軀犯虎口無難色
彼受國厚恩而忍於欺負者何哉過西南有岐溝
關宋人據此備金過定興有百樓城唐太宗營此
伐遼過安肅有遂城後魏置此扼鴈門今皆夷圯
不可稽識爲之悵然者久之南入樊輿是爲保定
府治其閫帥擁隼旗非不翩翩燁人觀示有志慕
張亢請擐甲爲諸軍先乎有刺問任布乞飭邊備
知異日澶淵之役乎又訪古所謂廣養積糧二城
故老已不能對矧望其舉垆牧儲餼糗如昔人矣

乎過慶都入中山慕容垂故都在焉當其積戈耀
武構龍驤苑闕甘露殿何其雄也而蟬蛸之跡尋
已消滅漸盡惟令公恢復唐祚勲名與嘉山竝峙
得失之林不可以鏡覽乎哉過新市曰東垣是爲
真定府治建牙開府有臺臣蒞之思唐天寶時胡
羯梟鳴有橫吞天下之志獨杲卿守常山提孤兵
抗強虜之死不變非古烈士夫疇能哉吾見悲風
擊地林木怒號意者噉肉之精魂猶存也爲作忠
賁辭以招之彼柄臣啓虜而禍不旋踵好還之天

道豈茫茫不可馮歟過欒城思武子之烈尚有有
耀武之臺面卧龍而舒孺者乎過趙州渡永通橋
尚有題柱老人目清水而味嘆乎過百鄉思光武
經營之業尚有北道主人發射士給軍不絕者乎
過中丘抵順德是爲襄國嘆晉武無遠猷而自養
疽根使當時納徙戎之論備患於微則劉淵之毒
芽不萌寧有石勒輩哆然稱孤於此地而虎噬中
原者乎過沁河循邯鄲訪叢臺第武靈王之自詫不
終其弦管之地豈料其爲山烏所弄乎及抵成安

又弔陳餘之拙謀卒爲淮陰戰死不知其骨尚枕
荒草而淒淒者乎遵洹水以南是爲大名郡治古
稱天雄軍壘如巨防扼爲要津屹屹山河之固信
非溢美思田氏世據爲藩甲士枕戈戰馬嘶風唐
起各鎮攻之彌年頓兵不能發一矢豈徒地勢然
哉其所以驅之死拒仇視王師由來之漸非一日
矣今

國家厚育甲冑士使兵憲得人教之有素皆知方焉
則秉鋤之民皆鉄騎也及考前人之績取其優在

於異者以自勉如狄梁公寇萊公文潞公韓魏公
歐陽文忠公或以使相出判不以升沉芥蒂而魏
人至今俎豆之是萬世不朽事業不與俗眼競春
華於一時也故訪晚香亭則思所以全節訪衆樂
堂則思所以溥惠訪畫舫齋則思所以省私庶高
山可仰精英與俱而呼吸至和超出於塵垢之外
豈不洋洋然浩浩然挾日月而薄嵐雲者乎嘗病
昔人於遷謫之際類多怨譙而不平之氣恒與物
會是所挾起於濡戀有所矜而然也今自都下至

夫雄跋涉幾千里雖風俗形勢異制而山川遺蹟
廣吾晉軍之氣已多矣矧往哲流光孰足以動深
省豈非堅志熟仁之基耶因記所遊之略以見造
物所以助我者不虛也

鐔墟堂稿卷之十終